



【强嫂外传】(一百)

吵闹不能弃孩子

□文 施伟兴

(姚家角居民区原社区民警)

江因与美涟是同龄人中最先进入幼儿园的,也是最先生育孩子的,可遗憾的是,他俩并没有像人们祝福的那样百年好合,而是芥蒂矛盾风起云涌。

江因是父母的宝贝疙瘩,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悠闲生活,即使有了孩子也似毫无羁绊;而妻子美涟也从小娇生惯养,纤纤十指保养得稚嫩滑溜,婚嫁后她从来没有操持过家务,倏忽之间面对一个半夜啼哭不停、隔三差五要喂奶的儿子,不仅睡不安宁,而且心烦意乱。尤其是看到睡意正酣、打着呼噜的丈夫,委屈气愤油然而生。

“你好醒醒了,哄哄儿子睡觉?”美涟使劲推搡着丈夫说。江因稍微翻了个身,瞬间又打起了有节奏的呼噜。美涟窝着一肚子怨气正没有地方发泄,于是抽出枕头,猛地朝丈夫头上砸去。江因睁开惺忪的眼睛,发现始作俑者是妻子,一个鱼跃而起,索性卷起被褥径直朝父母的房间走去,随后美涟的叫声与襁褓中婴儿的哭声在屋里此起彼伏。

婆婆听见叫嚷声和哭声,猜到小夫妻又吵架了,情急之中赶紧来到媳妇房间劝慰,美涟哭着说:“江因就是个贪玩享乐,没责任的男人,当初不该冲动把孩子生下来。”婆婆知道儿子的德行,都是自己从小宠出来的,要改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于是费尽口舌对媳妇好言相劝,承诺今后带孙子全由她承包,再原谅一次江因。

一场闹剧风波过后,江因在母亲好说歹说规劝下,总算向妻子赔礼道歉,美涟才勉强不计前嫌,表示可以放弃回娘家“告状”,小夫妻算是又住在了一个屋檐下。孰料小夫妻俩依旧小吵天天有,大吵三六九,这可难为了既要买汰烧,又要带孙子、还要当“救火员”的江因妈。



强嫂看到江因妈累得腰都驼了,就好心劝慰说: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你这样一手包揽下去,他们也不会见你的好,相反陋习会越积越深,最终积重难返。”江因妈认可强嫂说得有道理,但她这样做,就是为了稳住儿子,不至于妻离子散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强嫂是看着江因长大的,虽然他做了名义上的父亲,但实际上仍是个游手好闲的超龄童,根本不懂得当父亲的责任;而美涟则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,穿名牌、爱打扮、玩手机比哄孩子还重要。

强嫂心疼江因妈,但老人不敢放手。于是强嫂迂回去找江因,瞧见他躺在沙发上,嘴里咀嚼着零食,聚精会神地打游戏,他见强嫂来了,含糊地招呼了一声,又埋头投入“激战”。强嫂耐心等到江因“激战”结束,问道:“小江,宝贝儿子呢?”“由妈带着。”江因耷拉着脑袋,仍专注地

玩游戏。

看到江因这个德行,强嫂真想痛骂他一顿,替他妈出口气,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,平静地说:“你都当父亲了,不该再像个孩子那样,把家务活和带儿子全推给你妈,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,疫情期间你俩宅在家里也不帮你妈搭个手,若将你妈拖垮了累出病来,今后就再也没有人来帮你了,到时懊悔就来不及了。”强嫂的一番话,对江因没有啥实质性触动,他只是礼节性的“嗯”了一声。

其实,江因妈面对儿子儿媳的作天作地,也想过撒手不管他们,但是看到嗷嗷待哺的孙子,就是下不了狠心。过度的操劳,使江因妈身心更加疲惫。一天下午,忙碌了一天的江因妈哄孙子睡后,感觉有些眩晕,想躺会儿歇息,可是腿挪动不了,送医院后被诊断为突发脑梗……

屋漏偏遭连阴雨,破船又遇顶头风。家里乱成了一团,江因像一头困兽急得

六神无主,怪美涟只知道吃喝,美涟骂江因游戏缠身……相骂吵架不断升级,江因动了手,美涟抽泣着回了娘家。

江因既要照顾母亲,又要哄啼哭的儿子,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强嫂闻讯赶来了,这次没有骂他,而是来帮他,示范指导他做事、哄娃的程序步骤,躺在床上的江因目睹热情的强嫂,已是眼泪婆娑。强嫂坦诚地说:“宁拆十座庙,不拆一桩婚;只要江因之后能做个有担当的儿子、丈夫、父亲,我一定请美涟回家。”江因羞愧地向强嫂表示:“保证不辜负强嫂对我的关怀相助之恩,否则就不配做男人。”

强嫂去了美涟的娘家。美涟见是强嫂,非常客气地招待。强嫂告诉美涟,宝宝已会牙牙学语喊妈妈了,是个乖巧聪颖的孩子。美涟眼眶里湿漉漉的,明显是想孩子了。强嫂说:“婴儿这个时候是最需要母亲的,不能为了憋气弃子而去;再说你婆婆为了忙家务、带孙子,再疲惫也硬撑着,一直撑到卧病在床,她平时对你和孩子这么好,你一走了之是错上加错;如今江因也表示会‘痛改前非’,做个有担当的男人,你也就给他一个台阶下,团结一心带好儿子,相信凭着你们俩的聪明能干,能治理好这个家。”

强嫂一番真诚的规劝,令美涟眼里溢满泪水,美涟念子心切,强嫂猜出了她的心事,接着说:“你婆婆生病是暂时的,只要你们夫妻齐心协力带好儿子,她会开心的,人开心了,病就会一天天好起来,又能帮你们带儿子了。”美涟走上前紧紧抱住强嫂,一切追悔都蕴藏在这一抱之中。

随后,江因负荆请罪将美涟接回了家。此后,江因与美涟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似的,两人勤奋治家、抚育儿子、照顾婆婆,家庭又有了温馨的氛围,江因妈痊愈后还在今年成为了社区防疫志愿者。

水兵与军代表

□文 俞鸿虎

1962年秋,老施所在的海军舰队奉命暂不归还浙东的舟山基地,从福建撤至温州待命。不久老施和另一位水兵接到基地调令——调往刚到舟山基地的新舰,限令两天登舰报到,老施还当声纳班长,带新兵。老施是基地数一数二的尖子声纳兵,是猎潜大队和基地声纳科长的宝贝疙瘩。反潜演习时防险救生大队曾点名借调过他。

舟山和温州虽说都在浙江,直线距离并不远,但当时的交通却十分不便:温州至定海的客船需要赶潮水才能进出瓯江港,班次不定还少。气象预报说西太平洋有台风形成,已经快速移动至台湾以东洋面,即将在闽浙沿海登陆,客船将停航。而走陆路需坐长途汽车经丽水,翻越高耸的括苍山,绕道金华再转火车到宁波,在甬江海军码头登上部队交通艇才能赶回舟山基地,这条路线是个大大的U字形,虽然绕了大圈子,还使用三种交通工具,但衔接紧凑,关键是不受台风影响,按时报到有把握。可老施和水兵风尘仆仆赶到金华火车站时却买不

到车票,老施在售票处抓起无沿帽急得团团转。

正彷徨间,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,回头一看,是位陆军老大哥,还是位中年军官。老施看着他纳闷:不认识他呀?军官看着六神无主的老施开门见山问:“你们要去哪里?”老施便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告诉他。交谈中得知原来是驻金华火车站的军代表,巧的是这位老大哥还认识他:上周末温州水警区举行乒乓球比赛,当时他就坐在主席台上观赛。

老施代表所在舰队出赛,那天晚上他横扫了水警区的其他运动员,打到后来,他干脆脱上海魂衫、甩掉大头皮鞋,赤膊上阵,每次大板抽杀,引得水兵们纷纷鼓掌喝彩,最后夺得单打冠军,为舰队着实风光了一把,把舰长、政委乐得合不拢嘴。颁奖时他竟来不及穿皮鞋,匆匆套上海魂衫,众目睽睽之下擦把汗就直接走上领奖台,引得文工团女兵一阵哄笑,一时赤脚上海兵的冠军名声风靡水警区各部队。

老施在乒乓球台前的神勇表现令军代表印象深刻。他微笑着说:“乒乓球冠军,跟我来。”将老施二人带进军代表室,

一副不慌不忙的模样,还给他俩倒了茶水,叮嘱他俩别着急,言毕独自走了出去。可他俩哪里定得下心来?不断朝门外张望,来来往往的火车汽笛一声紧一声地催促着他俩。

不一会儿,军代表拿来两张去宁波的车票递给老施,老施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连忙掏出钱,军代表朝他摆了摆手,说车已到站催促他俩赶紧上车。军代表的话虽然没几句,却快刀斩乱麻,把揪心的难题给彻底解决了。老施看着军代表,一时不知说啥好,此刻水兵的心充满着对军代表的感激,对陆军老大哥的敬意。开车前的电铃响起,他俩赶紧立正敬礼,军代表举手回礼,挥手让他俩快走。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!

就这样,他俩抢在台风前面如期赶回基地,第二天中午顺利登上新舰报到,解决了他俩不能按时归队的大难题。想不到一场乒乓球赛引出了金华火车站与军代表的巧遇,虽然短暂,军代表姓啥都来不及问!满满的战友深情激荡着他俩的胸怀。

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,每逢老友

相聚,总会提起金华火车站那位军代表——不知姓名的陆军老大哥!老施告诉老战友:“即使军代表没看过那场乒乓球赛,同样会伸出援手帮助我俩按时报到”,这是老战友们的共识!

《香樟树下》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

书面稿请寄:
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华阳社区晨报
电子稿请寄:
huayang_home@126.com